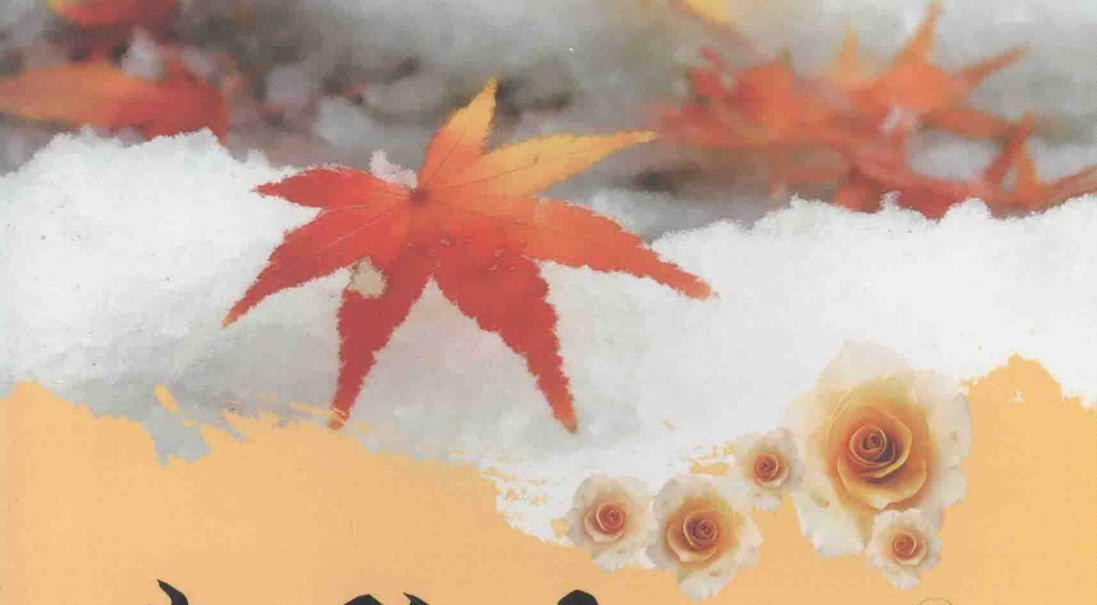




迷乱的

欢乐

下

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

冯牧 柳萌 ● 主编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鬼 城

贾平凹



迷
乱
的
欢
乐

昨晚，船从任河到了汉江，我已经在舱里睡下了，水手们还在那儿喝酒；今早醒来，他们又在船头上喝了，一个个满脸彤红，说话也含糊不清。吴七不在场，正从沙滩上踉踉跄跄跑来，手里提着一只鸡，一上船，就嚷道：

“他娘的×，钱是个熊，花了去，去了来！这鸡子嫩得很！”

大家都站起来，说吴七够朋友，就端过一碗黄酒，敬吴七喝了。吴七嘴脸尤其乌黑，将鸡头握了，一摔，鸡扑拉了一下翅膀，掉在船板上，鸡头却在手里，血喷下来，洒到舱壁上，手上也粘上了，用舌头舔舔，说：

“还愣着出瘟吗？他娘的×，我请了你们的客，还等着我拔毛开膛？！”

我躺着没有动。我不喝酒，不吃肉，一路落了个“善人”名誉，便懒得去忙活了。那火生起来，很快煮了鸡，就有几只蒲扇一般的手去撕那鸡头，鸡腿，鸡肚子。我躺在舱里，只好听他们又说粗话了：

“吃喝都不行，你能干个球！再喝一碗，敢？”

“好吴七，我怎么能和你比？”

“我比你多一颗脑袋？”

“可不，你是鬼城里来的吆。”

几天来，他们总是这么说吴七是鬼城里来的，吴七就嘿嘿笑着不言语了。我曾经问过他：“你家住在鬼城？”他脸色变了，骂了一句“他娘的×”。“鬼城在什么地方，怎么叫这么个名儿？”他见我问得诚恳，又嘿嘿地笑，但始终再没有说什么，嘿嘿地又笑了。

如今我又听他们说起鬼城来，就起身走出船舱，但他们却又扯起了别的粗话，又打又骂，间或就抬起一个人丢进江里。他们都是水猫子，事故是不可能有的，开心却使他们十分满足，我便又觉得无聊，站在舱后，盯着船下汨汨流去的水。开始打发着这个白天了。

吴七站起来，举着一杯酒走近我：

“小白脸子！”三天前，我才一搭上这条货船，他就这么叫我了，“你真的不喝酒？”

“不会。”

“你是看不上和我们这些粗人喝的？”

我赶忙向他解释，说我真的不喝，可我真喜欢听他们说话。我说着，一直看着他，真怕他不高兴起来，会一把将我抓起来丢进江里。

“他娘的×！在这江上干事，酒就是命哩！你这旱鸭子，觉得这船上好吗？”

“太好。”

我说得低，我从关中来，万没想到水上这么多好事，这些象公牛一般强悍的水手，年年，月月，泡在汉江，从安康到任河，几百里水路线上，运着茶叶，木耳，核桃，漆油，党参，龙须草，木材，竹器……这秦岭巴山，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天然宝库啊！

“人呢，我说的是人！”他说。

“太好。”





我说，这几天顺水路而下，每到一个县城、村镇，沿街沿巷，都可以看见很娟美的女子，几乎都是白脸子，细蜂腰，极尽风韵。一个地方的水土好坏，女子就是证明，不来这儿，总以为是穷山恶水，可谁知在最深的山湾里，女子都出颖而脱俗。

吴七一直看着我，便从口袋里抓出一把蚕蛹塞进口里，嚼得嘴角流着白汁，突然说：

“我们男人呢，我呢？”

“都能出英雄。”

我肯定地说着，以为会说得他兴致起来，剥了身上的短袄，裸着那紫铜色样的案板脊背，让日光和水光照在上边，将那五趾分开的赤脚扣在船板上。但是，吴七却动也不动，转过身看着两岸的青山，慢慢低下了眼皮，把那一杯酒轻轻洒进江里去了。

这使我十分惊奇，不禁有了惶恐，不知这汉子要作出如何动作。他却一指江岸山上一片一片的坟墓说：

“看见那坟墓吗？他娘的×，那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一辈子泡在水里，死了就又远远避了水，要住到高山上去。”

“你不是鬼城的人吗？”我说。

“那里本来是我该去的地方，但我永远不会埋到那里。”

他说的很低沉，慢慢转身向那伙水手走去了。那神色、神态，全然不是几天来印象中的吴七了。一时间，使我几乎全然了解的这些水手，又使我陷入了深不可测的疑惑。安康这块地方，原本是水上交通要道，这里三省交界，秦巴接壤，秦人住的蜀地，蜀人耕的楚田，土质瘠薄，地力不足，耕种多而收获少，便有三分之一人从事水上运输，三分之一人从事山上种茶，这些水手，就是山水结合的典型：老婆、女儿在山上种茶。有着南方的灵秀，男人、儿子在江上弄潮，继承着北方的笃实。这么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山是他们的吃穿仓库，水是他们的生存命脉，默默劳作，苦苦奋争，完成着一个人的一生。



船又开动了。满船的人都紧张起来，我也跑来跑去帮着他们，吴七就大声训斥，不要我忙活，说这样是放屁添风，不但帮不了他们的忙，还会碍了他们的手脚。水手们就对我说：

“你安心坐下吧，你是什么角色，你十个顶得住他吗？他是鬼城里来的人哟！”

大家都开心地笑。

吴七却啪地一拳打在船舱顶上，骂道：

“放你娘的屁！谁要再说鬼城的话，我一篙打下水去喂了鱼鳖！”

水手们都不敢言语了。

船又走了半日，到了紫阳城下游五十里地方，江面狭窄起来，两岸静镇之峰削削，冥顽之石嶙嶙。船走得小心翼翼，顺着水主道，沿南边山崖下通过，抬头看见崖头伸出江面，上有仄仄一径石路，如绳索挂着一根，不禁使我心都提上了喉咙，想，从那石路上通过，望着这满江滚雪，一片呼啸，会如何举步呢？水手说：

“小心，这里有鬼了！”

大家都闭了气，努力把握船身，我双手紧紧握着船上的木杆，防着不测，竟出了一身冷汗。渡过了狭窄地，我问起这里怎么会有鬼，水手说：

“你知道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在前面坝子里武斗了一场，各自捉了对方的俘虏，就全捆起来。一派将俘虏在前十二里地的险滩上用石头活活砸死，一派为了报仇，第五天后，便将捉来的那一派俘虏拉到这里，从那石崖上一推下来，煮了饺子。一次死二三十人呀，那个惨劲，在全国都是罕见哩。”

我听得毛骨悚然，再不敢看那崖头、江面。

“那俘虏都是些什么人？”

“还不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往日熟得很，连他爷爷的小名都知道。吴七就是在押往崖头的时候，他逃跑了。”

“吴七！吴七也参加过武斗？”

“他哥哥还是个大头头呢。”

“他哥哥如今呢？”

“住在鬼城……”

水手们却突然不说了，我知道他们的忌讳，看那吴七时，吴七脸上十分严肃，紧咬着牙关，举起了那竹篙，呼地插入水中，人就猴子般地将身子跃起来，慢慢地，慢慢地，往下落，船便不知不觉地运行而去，只听见那沉沉的水声和沉沉的从胸膛颤出来的呼吸。

船又行了十多里地，江面开阔起来，站在船上，看那河滩，全是青黑色石层河床，因地质的缘故，石层呈立栽状，经水浪冲刷，出现高高低低的并列的石梁坎儿，如一条一条偌粗的绳索，如一道一道电焊的鱼脊。我想着水手们的话，不知道就在这里，乱石之下，灭绝了多少人的生命；在这么个清亮的汉江，这么甜润的空气，这么生着养着美妙、温柔女人的地方，竟发生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水手们讲，被杀的是同他们一样的人，那杀人者，也是同这些水手们一样吗？这些纯朴、勤劳的人，或许杀者和被杀者是同乡同姓，亲朋好友，可是，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仇恨到如此程度？吴七，眼前的这个吴七，曾经被人要杀过，他也杀过人吗？为什么水手们要叫他鬼城里来的人呢？“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早早过去了，而我这个是在那种年代正十分不可清醒的幼儿，如今，却将人生的哲学书翻开在我的面前！可我不敢去问吴七，也不敢问鬼城在什么地方。

黄昏，船到了安康，便不走了。因为这船山货要运往白河县去，又因为水手都是安康附近的人，夜里就留下守船人，都纷纷上岸去了。我茫然呆在船里，计算着我该要去的汉阴县：还有多少水路？还要在这条船上坐多长时间？

吴七却过来拍着我的肩说：

“他娘的×，都去伺候老婆去了！小白脸子，你呢？”





“我看船，翻翻书了。”我说。

“看那多么闷气！你愿意到鬼城去吗？”

鬼城，这是他的家了，他不允许别人说这话，自己却这么大方邀我去？我很是高兴了。

“去你们家吗？”

“那里永远不会有我的家了，去看看我的一些老熟人了。”

我随他上了岸，岸头上就是安康城了，沿江岸的人家，如水路下来见的所有江边的城镇一样，岸壁上是无数的之字形的小路，一直通到依壁沿而筑起的房子去。那每一人家的房子，却都小得如鸽子棚，二层三层的，有一半搭在石壁，一半悬在空中，下边有木头顶着。有的竟用石块砌起极高极高的石柱，上面顶着小房子，又在那房子的背上，用木条和绳索系一个小小的房子，如背兜儿一样，算是凉台了。入了城门，街道是很窄的，人却很多，家家木板门前都有酒桌，面皮摊，汤圆铺，茶水店。主人尽是白脸黑发的女人，眼睛很活，话语轻而滑，尾音上扬，如唱歌一般。吃喝者又大都是肩上搭着湿津津的有着鱼腥味儿衣服的水手，大把抓钱，大碗喝酒，将那水锈得紫铜一样的肩膀，指甲搔出一道一道的白。我请了吴七的客，他敞怀喝了三碗米酒，脸又乌黑起来，一直拉我向南走去。走出城了，他还在走，竟领我不回头地往南山坡上走去了。

山上到处是松树，树林中，有一簇一簇的慈竹，那里边就有一所人家，或许是红瓦白墙，或许是草屋，山墙高极，前后墙却矮，屋顶是个陡峭的人字。屋前屋后的空地，有的被开垦种了庄稼，有的是行行茶垄；狗在篱笆外卧着，见了我们，并不叫咬，耸耸耳朵又卧下来；鸡儿却在那里无声地刨食……一切都安安静静，那波浪起伏形的缓缓的坡势，似乎是在弹奏着一首抒情曲，轻松而优美。

“啊，完全和江边的山势不同了！”我说。

“是吗？！”

“这就是你们的鬼城？”

“去他娘的×！鬼城，还在后边呢。”

我却疑惑了：鬼城即使还在后边，那景致是不会坏的，这么好端端的风光，偏要起那么个丑名儿？而且那城呢，城的一点模样也看不出来啊！

突然间，那儿传来了唢呐声，和咿咿呀呀的歌声，我站住了，向四周寻找，并不见什么乐队，吴七却一把扯了我胳膊小跑起来。转过山坡，前面是一道沟，沟里淌着一股浅浅的水，一群穿自戴孝的人抬着一副棺材往山坡上走。棺材后边，是两个吹唢呐的人：一男一女。每人口中噙一支唢呐，一个冲天，一个向地，那曲调十分悠长而深沉，而那咿咿呀呀的声音，原来是唱着孝歌，在这旷野的山沟里，却又是那么悲壮。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葬礼，更从未听过这样的乐曲，急急撵上去，才见那吹唢呐的是年轻人，男的是驼背，女的却是跛子。这使我十分伤感，便再无心绪跟着那送葬队，站在一边等着吴七上来。

吴七却低着头，出奇地慢下来，缓缓往上走，步伐沉重，似有千钧的重量。我问了他好几句话，他竟不理，末了竟又象在船上的粗野劲，骂道：

“他娘的×，你烦什么呀！”

“我问还不到鬼城吗？”

“跟着我走！”

他兀自却在前边走了，使劲地扯了路边的树枝，一节一节地撕。我赌气拉开了距离。他却停下来，一直等我赶上了，却又兀自往前走。我知道他在后悔刚才骂了我，偏不理他，默默地走我的路。

“他娘的×！小白脸子，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嘴哑巴了？！”

我害怕起他来，想和他说说，可怎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山坡上，已经没有什么树了，满山坡都是坟墓，每个坟墓前用砖拱起一个门面似的建筑，绿绿的山上，青青的门面，一行一行，一层





一层，这么沿山而上，几乎是一大片山上都摆满了。从下看上，如蜂巢一般，从上看下，又如无数的馒头。这些坟墓，中间却有了一条直直的小路，将两边分开，那送葬队上到右边的坡洼处，开始下葬了。吴七还是一步一步从坟墓中间往上走。突然，他站在一座小小的坟墓前，木雕石刻一般，不动了。我赶上去问道：

“怎么不走了？”

“还往哪里走？”

“鬼城呀？”

“他娘的×，这就是鬼城！”

鬼城！原来这就是鬼城！这里果然是一座鬼的城市了！天色黑昏下来，四山合起苍茫，那山头的松树在晚风中泼墨一般摇动，低沉沉松涛强烈地向这边压过来。我不觉几分害怕了，但不明白，吴七，这么活生生的人怎么是从这里出去的呢？

“这坟墓里是你的什么人？”

“哥哥。”

“哥哥？”

吴七坐在坟头上，看着那边的死人已经下葬了，送葬人开始下山坡去，那吹唢呐的一弯一跛，还是冲天冲地吹，吴七突然无声地哭了。

“你的哥哥是死了？！”我还在不知所措中发问。

“死了，他永远死去了！”

我看着那坟，坟堆很小，便掬了一把土，撒在上边。

“别给他添土了。”吴七说，“本来是不该给他有这个土堆的，娘的×，但为了使人知道他已经被埋葬了，才给了他这个土堆。”

我不明白：一个弟弟，对同胞的哥哥是这么冷情！他们有什么仇恨吗？他却大声说：

“走吧！”

“走？”



“他娘的×，不走干啥，他是该住在这里的，难道让我也住在这里吗？”

“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我来看看我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个××！小白脸子，走！”

我再也不问他什么了，觉得往日“无事不可不对人言”的汉子，怎么变得这么无法捉摸，远远地来了，就为了看一眼土坟堆，又要回去？！我只好怨恨自己太无知，被他如此捉弄了一趟，臭骂了一趟。

走下山坡，他却显得高兴了，硬要我到山坡下的独独一间小屋里去作客。我没有同意，执意要回船上去，他又骂开了；

“不去了拉倒！你们这些小白脸子交不过！你带有钱吗？借给我二十元，我要送给小屋的人。他娘的×，你别担心，我姓吴的不会逛了你，到船上就还你！”

我掏出了二十元钱，交给他，他小跑地向那间草屋走去了。

我独独地回到船上，水手们还都没有回来。看守船的刘石，是船上唯一的老汉，还没有睡下，在灯下抽烟。他看见我的神色不好，问我到哪儿去了，我说了一路的委屈，老人狠狠地吸了一锅子烟叶，说：

“吴七是顶好人，他在船上干得久了，养得喝酒，说粗话，你若怪了他，你就错了，如果你在船上呆得久了，就明白了我说的这话。”

“他为什么要骗我呢？难道就去看那一眼坟堆吗？”我说。

老人没有说话，却起身去煮茶了。茶端上来，说：

“你是念书人，我全给你说了，他是够一本书呢。”

老人便给我讲起来，他说的很多，但却说得笼统，常常就在那些在我看来十分大的事件，他却一句话就说完了。

吴七的父辈，就是个水手，安康有名的“混江龙”。但在吴七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他哥哥吴山拉扯他长大，兄弟俩子袭父职，也



一直在这汉江上弄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船便不撑了，兄弟俩都进了城去造反。先是“破四旧”，吴山揪斗了城南小巷口一个叫刘五的人，刘五是个乐人，吹得一手好唢呐，谁家有什么事，都去请他吹吹那些古戏古调。吴山便说刘五是“四旧”之列，带人抄了家，又拉去游街批斗。从此两家结了怨仇。后来武斗开了，吴山丢下自己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出门走了；刘五也丢下老婆和一个儿子，也出门走了。他们分别加入了对立派中。武斗越打越凶，两人都成了各派的头目。有一天，刘派围了安康城，赶走了吴派，刘五就派人抄了吴山的家，将吴山老婆和女儿抓去拷打，当场打死了老婆，小女儿打坏了一条腿。吴山得到消息，派吴七将女儿偷偷转到外地一个熟人家去。吴山就领人攻城，打了三天，城破了，刘五被捉住，当下用铁丝捆了，将一个炸药包系在背上，点着，放了他在河滩上跑，刘五就紧追吴山，但未追上，炸药包响了，粉碎在河滩上。剩下的那些俘虏，又用石头砸死。刘派的人就纠合了外地派别，一个夜里扑过来，又提了吴派的人，吴七就那次被捉了，要押到汉江上下饺子时，吴七逃跑了。

这些武斗中死去的人，就统统埋在了城南山坡上，这派埋在这边，那派埋在那边，先距离很远，慢慢多起来，中间只隔成了一条小路，从此这地方再没人敢去，远近叫做鬼城了。

吴七脱险以后，找见了吴山，劝哥哥洗手不要干了，吴山杀红了眼，不听劝告，还命令吴七去捉那刘五的儿子，要斩草除根。吴七捉到了那儿子，吴七却带了他一块到了吴山女儿藏身的地方，远走高飞，没了音讯。

从此，吴七领了一男一女，埋名隐姓，奔走他乡。这一对儿女，先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后来知道了，趁吴七不在，打了起来，跛子女子一棍将刘五的儿子打趴在地，伤了脊骨，吴七回来了，将两人各扇了一个耳光，骂道：



“狗×的！我把你们收留下来，只想可怜你们，要你们逃出灾难，你们也这么打闹起来，要作冤家，咱们就都死吧！我先一个一个捏死了你们，我就在墙上把这个脑袋撞碎了！”

两个儿女害怕起来，吴山的女儿跪在地上，倒在地上的刘五的儿子，爬起来抱住他的腿，向他求饶，哇哇地哭。吴七心软了，说：

“好了，既然不死，咱就活下去，你们都要忘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不是他们的儿女，他们都是狼，咱们要做人，要好端端活下去！”

三人便又重新和好，跑到关中、甘肃，吴七给人打胡基挣钱，养活两个儿女。一天天两个儿女大起来，刘五的儿子落成个弓弓腰，但从小跟父亲学会吹唢呐，吴七就攒钱买了一把让他吹。刘五的儿子十分聪明，自己不但吹得十分象个样，又教吴山的女儿吹，先学会吹战斗歌曲，后吹民间流行曲调，哪儿有红白喜事，便去吹打，慢慢有了些名声，日子也苦苦巴巴地凑合着打发。

后来吴七做媒，便说成了这一对男女的婚事。

到了1970年，全国武斗结束了，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吴七得到消息，领了这对未婚夫妇奔回安康。跛子害怕回家后，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吴七打了包票，说一切有他。三人从甘肃沿路吹打回来，挣了好多钱，准备一到家，就欢欢喜喜完婚。到了安康三十里外，听说吴山早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这日正在安康开公判大会。三人便急急赶来，一到安康，就到了公判会场。但是，大会结束了，吴山的尸体倒在法场上。

三个人站在尸体面前，没有流泪，没有哭嚎。两个儿女扭头要走，吴七却去买了一张席，雇拉车子拉了，让两个儿女跟在后边。经过安康城，沿街响着鞭炮，吴七说：

“孩子，给你们的爹吹吹吧，他应该去死，咱们高高兴兴送他去鬼城吧！”

唢呐吹起了，葬车缓缓向鬼城拉去。



“后来呢？”我听完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向老人问道。

“后来，吴七就又重新回到这汉江来了，那一对儿女结了婚，因为都是残废人，被安排到那鬼城后山的林场去护山。他们在前边的沟里盖了房，住下了。但那唢呐还在吹着，越吹越好，名声很大，以后死了人，那鬼城就变成了全城的坟地，他们也常常要去吹打一通呢。自他们在那里住下后，那鬼城再不是个可怕的地方，人也常去，也没有这些荒唐而可怕的鬼的传说，却都在议论，说是那一对吹唢呐的人镇住了这些鬼……”

告别了老人，我钻进舱里睡下了，先是怎么也睡不着，听着那船下的水声，听着那岸上安康城的热闹响声……第二天，一觉醒来，船却已经缓缓地在运行了。我仄起身来，从舱窗看出去，船正经过浅滩，船头上没有听见水手们在喝酒，吃烟，说粗话，有几个人在努力地撑篙，而那远远的山根下的沙滩上，三个人赤着上身在拉纤，领头的就是吴七，斜着身子移动，很沉重，很有节奏，低沉地，却十分有力地 from 胸脯里发出嘿哟嘿哟的号子声……。

作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汉江——西安

（原载《花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述 评】

贾平凹是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涌现的成就突出的年轻作家。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悟性”与卓具才华的小说故事的叙述方式，既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有些作品也招致了非议。他的短篇小说《鬼城》在《花城》1983年第1期发表时，曾在《花城》《作品与争鸣》等刊物上引起了争议。否定者认为“小说对武斗的描写，也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展览，既不典型，更谈不上深刻。小说中的整个气氛，是阴



冷恐怖的，不能给人以信心、希望和力量。”又说：“在小说中，没有一个真正代表革命的正义力量的人物，唯一被称之为‘顶好人’、‘英雄’的吴七，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满口脏话，粗暴无礼，嗜酒如命。他的脸色、他的神态，他的动作，都是十分丑恶低劣的，丝毫不能给人一点‘美’的享受。”还有的认为：“《鬼城》的环境设置，忽视了其普遍性和社会性，只抄录了生活中个别不幸事件和现象，割裂环境的个别和一般的统一联系，这是一大缺陷。”肯定这篇小说的不同这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不可能在‘鬼城’这样的短篇小说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因此我们无须用是否准确写出了‘生活本质’的问题去责难作者。”“当你读罢全篇，疑团顿失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审美享受主要不是得自那桩惊心动魄的武斗事件及其恶果的刺激，而是在回溯往事的过程中，对吴七等人的形象、言行、情绪和欲望的全部细节描写所产生的艺术效应，使你有所感动，有所回味”。



欢 乐

莫 言

离开苍老疲惫的家门，像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你，穿过了浮土噗噗的大街，贴着几家红色瓦房的墙根，晃过十几个散发着霉味的隔年柴草垛，爬上绿水大湾子凹凸凹的土崖，往南往前走了二百米，就进入了蓊蓊郁郁的秋天的原野。密集成群的庄稼陡然唤起了你心里的失群孤雁般的凄凉。你的心里有气无力的飞行中发出绝望的嘹唳。你知道一切都完了、晚了。强烈的绿色像扎眼的电焊火花刺激得你头脑灰白，口腔里充满苦涩清冷的青草味道。于是你的嘴里塞满了青草。你像骡马驴牛一样枯燥地咀嚼着青草，咯咯嘣嘣响着用力咀嚼的牙齿，下巴骨哆嗦连着颤抖，胃里发出乌鸦般的鸣叫。这时候你一转脸，就看到了被古历八月初下午和善的太阳照成桔黄色的大湾子水。湾水平静，像一面镀了浅金的铜镜。在弯曲的水草和黑色的小鱼羔子上面，倾斜躺着你的倒影。你不愿见他。你曾经多少次把自己想像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大学生形象；面如傅粉。唇若涂脂，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洗得发了白的蓝制服褂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金星牌钢笔，一支三色圆珠笔。湾水中的形象无情地粉碎着你臆想出的偶像，好像去年那一天，

哥哥在你的无肉的脸上用力扇了一巴掌。你看到了自己的腰带状的长脸，像两颗粗黑的豆荚般的短眉毛，嘴唇像发情的公山羊的唇一样上翻着，露出了一排东北乡人特有的漆黑牙齿，在上翻的唇上，稀稀疏疏生着几十根黄黑问杂的胡须。一只黑色的大头蟾蜍从你脸的影上掠过，乱纷纷的如画涟漪里。你想到暴眼燕颌的生物教师说：神农架有一种长胡子的蛤蟆，俗称‘角怪’。你的心里顿时泛起一种又冷又腻的不良感觉，你感到不美好，曾经有一只三条腿的癞蛤蟆从你的手边滑过，你看着它艰难地、顽强地钻进青青的水蓼草丛里去时，眼里流出过不知是恐怖还是同情的泪水。这只蛤蟆歪着身子爬动时的形象像烙印般打在你的脑子里。那时候你十四岁，现在二十四岁你还牢记着残废蛤蟆脸上孤独愤怒的表情和它洒在墨绿水蓼上的焦黄的尿水。发情的公山羊……长胡须的角怪……三条腿的癞蛤蟆……你厌恶地正过脸，往南往前笔直地走。东北乡广阔的田地像斑斓的棋盘延伸到你的目光尽头，你什么都清楚。去年暑假里，你在愤怒中无声地吼叫：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斑痕的屠棍。那时候你感到你的心像吃奶的牛犊一样撞击着你的肺，你的小肠像蛇一样钻着你的胃。现在原野上是繁茂的、不同层次的绿，像不同层次的感情和不同层次的感情需要，像一个伪君子的十几副面孔。目光一接触了绿色，你的心又像穿马靴的脚一样猛踩你的胃，你感到身体像被热尿浇着的水蛭一样缩成一团，缩成一个“a”，一个蜗牛，伸着两只胆战心惊的触角。水蛭又名蚂蟥，水蛭科蚂蟥属腔肠动物喜食水虱子孑孓焙干研粉入药主治赤白痢疾……你感到被人赞美的绿色非常肮脏，绿色是溷浊的藏污纳垢的大本营，是县种猪站的精液储藏桶。那个留着披肩长发的姑娘戴着优质乳胶手套好像没戴手套的手握着贮满“巴克夏”精液的交配器，走到一头年轻的“约克夏”母猪腭后，插了进去，像孩童玩竹节水枪般用力一推——“约克夏”愉快地哼哼着，配种姑娘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燕颌虎





须的生物教师激动不安地说：同学们……杂种优势……同学们，五八年时，我们的老校友采集了山羊的精液，注射进家兔的生殖器，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的老校友把水稻嫁接到芦苇上又是犯了什么错误呢？你的耳朵里有两个蜂巢被捅了，同学们的回答声都变成了马蜂的嗡叫，强烈的金黄阳光照射在种猪场的一草一木上。在金黄的底色上，你看到那个身穿白大褂的配种姑娘紧抿着生机蓬勃的嫣红嘴唇，扭动着藏在沾满精液的白大褂里的丰满的臀部，手持盛满生命的利器，向另一头黑色的“长白”猪走去。你永远难忘在那一瞬间，表现在配种姑娘脸上的咬牙切齿的愤怒表情，你嗅到了从藏在透明乳胶手套里的那些冰冷黏腻的泥鳅般的手指上，散发出来的热乎乎的腥气。后来在生物课的试卷上，你也嗅到了热乎乎的腥气，你的生物考了28分，一败涂地。现在你又嗅到了热乎乎的腥气，是从被秋阳曝晒了一天的湾水中泛上来的，是钻营在湾底的肮脏淤泥里的泥鳅们发出来的味道。你宁愿歪脑袋了，尽管那股温暖的腥气强烈地吸引着你，尽管你的身体像细软的蜡烛向着右边的灼热倾斜。你很怕，你知道是那股泥鳅味道毁了你去年的考试，你曾经产生过用开水烫杀天下所有泥鳅的念头，这不可能，你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病症状，不要痴心妄想！你终于抵挡不住来自右边的诱惑，意志薄弱！你的眼睛往前看，那些绿色一瞬间都成了黏稠的污泥，成千上万条浅黄色的泥鳅吱吱鸣叫着钻来钻去，钻出了无数玲珑剔透的洞穴。你向西歪了你的头。大湾子里明亮的水照着你灰白的眼睛，照着你脑袋里那些羞于示人的隐秘欲望。为了逃避湾水中的自我厌恶的形影，你麻木不仁地把近视眼投到湾子中央那几蓬已见黄萎的绿蒲草上。棕色的满棒像蜡烛般高挑着，在蒲草的阔叶中央。你模模糊糊地看到蒲棒上闪烁着细弱的咖啡色光芒，很暖，也很孤独。这时，在你的眼里，一切景物和颜色，都浸透了悲凉和忧愁。五只麻鸭和四只白鹅从湾子对面的蔬菜地里扑扑愣愣跳下水。在鹅和鸭的背后，追着一个山魈般的紫面老头，他手挥着牛皮绞成的长鞭抽